

木 台 阶

刘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木 台 阶

刘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台阶 / 刘苏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1

ISBN978-7-5059-6197-5

I.木…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3899号

书 名	木台阶
作 者	刘 苏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瞿昌林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刘 旭
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197-5
定 价	25.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在东湖市柳树成荫的一条街上,一辆平板马车满载着家具摇摇晃晃行走着。两侧边沿坐着九岁的赵刚、七岁的赵伟和他们的父亲赵福至、母亲孙秀英,前侧坐着赶车人和赵师傅的两个徒弟。

“妈妈,新家大不大?”赵刚问。

“大,比原来的家大多了”母亲回答说。

“我和小伟一人一间屋子吗?”赵刚又问。

“不能,你俩住一间屋子,妈妈把大床给你们。”母亲说。

“新家能听见火车叫唤吗?”赵伟问。

“怎么这么多问题,到了自己看看就知道了!”父亲不耐烦地说。

车上又归于寂静,只有马蹄“得得”的响声。马车走过幽静的街道和一排排屋舍,富有异国风情的市容市貌展现在他们面前。这是条漫长的街道,向西直通边境线那边的苏联,向东连接着祖国的内陆。它与中长铁路紧邻着又并行着。街道南侧是一栋栋木刻楞房屋,可见穿着花裙子的俄罗斯妇女在屋前门后收拾卫生或侍弄花草。向北的一侧是一个个中式院落。街道上除了三三两两的行人外,行走的还有身穿制服的中苏铁路员工、中国的外事人员。也许是下午的休闲时光,也许这条路原本就这么宁静,总之一切都是安安静静的,包括路过的小汽车也是无声地滑过这条柏油马路,唯一打破寂静的便是他们乘坐的这辆马车“得得”的马蹄声了。

这座城市,因1900年中东铁路工程开工而诞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与内陆城市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光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和围绕着这条铁路大动脉忙碌的中苏铁路工作人员、外事人员的风采上,还体现在由于长期交融的俄汉民族文化习俗而形成的独

特风情上。城市的格局也体现出这一点：全城以东西走向的东湖车站为界分成两部分，车站以南称道南，平行排列着六条街道；车站以北称道北，也平行排列着六条街道。道南是铁路职工家属区，道北主要是市政府工作人员、外事工作人员和市民居住地。全城井然有序又独具特色。这一点在 1952 年初夏，全家从道南搬迁到道北的路途中，赵刚就强烈的感受到了。

走过几栋木刻楞住房，马车在东边一栋刷着金黄色油漆的木垛式木刻楞房子前停下来。“到了，这就是新家！”赵福至说。

赵刚和弟弟跳下车，扬起头，新奇地看着木屋子。这是一座三单元的木屋子，一个门朝南开在中央，东西门坐北朝南各伸出一个门厅，像多出的两只耳朵。连接两个门厅的是两个原色木平台，连着木平台的是三级台阶。台阶中间走人，两侧与木平台同高，每侧可坐两个人。他们的新家就在西门里边。赵刚“噔噔噔”跑上木台阶，赵伟随在其后。木台阶和木台下面是空的，赵刚好奇地跳了几下，赵伟也效仿着跳了几下，二人转着圈跳跃起来，木台阶发出“啵啵啵”的回音。在大人们搬家具的空当，他们跑进了走廊里。里面一南一北两个紫檀色大门，面南朝北的大门洞开着，那就是他们的家。

赵刚的新家铺着原木地板，里外两大间，外屋一角有壁炉，这是一座典型的俄式建筑。他们的父母在里间挪动家具的空当，赵刚兄弟俩在外屋开始在一堆纸箱、包袱里翻腾。赵伟翻腾出一把手枪，赵刚一见，就要上去夺。

“搬个凳子来！”父亲在里屋喊道。

赵刚赶紧搬个方凳进屋，出来后又去夺枪。赵伟躲闪着，二人围着满地杂物疯跑着。

“给我，这是我的！”

“是我找到的，就是我的！”

“给我，不然晚上不叫你上床睡觉！”

“不给，就不给！”

父亲赤膊从里屋冲出来，随手抓起工作服扑向兄弟俩。

“我叫你们疯，我叫你们疯！”

二人尖声叫着，躲闪着，笑着跑出屋。

两兄弟就是在那一刻见到了丽莎。她背对着他们独坐在台阶的外侧，夏日里的阳光照耀在她的玫瑰色碎花连衣裙和亚麻色的头发上。他们喧闹着跑到木台上，见到这个优美的背影后噤住笑声；在新家门口见到一个外族妇女，很是意外。丽莎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于是他们和这个带着几分忧郁的美丽俄罗斯妇女相识了。

“阿姨好……”赵刚问候道。

“你好！”她把“好”字念成第四声。她微笑着打量着他们，褐色的双眸中闪着温柔的光。之后又回转身子，继续望着马路对面的公园——那里边有一阵阵的队鼓声传过来。

赵刚也听见了，他拉着赵伟的手，下了木台阶，穿过马路，跑进公园里。

赵刚家的对面，隔着一条马路就是红军烈士公园。公园大铁门刷着墨绿色油漆，一边树立着一个高大的石头门垛。进了大门是条很宽的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向前，正对着的便是高大的烈士纪念碑。赵刚所在的三道街小学正在这里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几百名小学生身穿白衬衣、蓝裤子站在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八名学生站在前边，一侧站立着几个老师。

队鼓停止。戴着红领巾的大队辅导员走出教师行列。

“她是我们的大队辅导员陈静老师。”赵刚说。

“为新队员佩带红领巾！”陈静胸前飘扬着红领巾，高声宣布道。

八名学生手托红领巾走上前去，为新队员戴上红领巾。双方互致队礼。

“新队员宣誓！”陈静宣布。

“我们是新中国的少先队员……”

“我们是新中国的少先队员……”清脆的童音响彻在公园上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

鼓号又奏响了。学生们绕着纪念碑走起队列来。少先队员们高挺着胸膛，鲜艳的红领巾迎风飘扬。

“我也想加入少先队。”赵伟羡慕地说。

“瞎说，你还没上学呢！”赵刚不屑地说。

“那你都快上二年级了，为什么不是少先队员呀？”赵伟问哥哥。

赵刚眨着眼睛没讲话。

傍晚时分小兄弟俩从公园走近新家。

“妈妈！”一个轻柔的声音传过来。赵刚回头望去，一个穿着蓝裙子、白衬衣、背着书包的女孩子奔跑过来。她是刚刚在公园里戴上红领巾的新队员。

“妈妈你看！”她用俄语说道。

“妈妈一直在看，妈妈真高兴！”那个坐在木台阶上的妇女也用俄语说道。她抚摸着红领巾，把女孩揽到怀里。

那个女孩子就在此刻抬头看见了站在木台阶上的赵刚、赵伟，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加入少先队了！”她长得细眉细眼，十分秀气。

“有什么可美的，我早就是少先队员了！”赵刚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赵伟疑惑地看着赵刚。

“那为什么不戴红领巾？”

赵刚说：“丢了！”

“是什么这么耀眼啊？”一个带有磁性的声音传过来。赵刚抬头望去，一个身材颀长、面目清秀、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走近木台阶。

女孩子回转身，扑向那男子，“爸爸，你看！”

“原来是我女儿入队啦，这可是件大喜事！”

那妇女接过他手中的提包。他挨着她坐下，把孩子抱到腿上，“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

“知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对，你要好好爱护它。”

“可是那个小朋友把红领巾丢了。”她小声对父亲说。
那男子回头看见了他们，“你们是赵师傅家的孩子吧？”

赵刚点点头。

“叫什么名字呀？”

“赵刚。”

“我叫赵伟。”

“好，一对小老虎。”他称赞道。

“告诉他们你的名字了吗？”

“我叫李平，我妈妈叫伊丽莎白，我爸爸叫李德林。”她一口气说出三个人的名字。

李德林高兴地起身说：“我们去看看新邻居好吗？”

丽莎点了点头，李平也点了点头。

李德林一手揽着丽莎的腰，一手牵着李平上了台阶，进了走廊。

小兄弟俩好奇地跟在后边：原来他们就是他家的对门邻居呀！

李德林径直向赵刚家走去。丽莎打了个手势叫他停下。她转身打开自家大门，走到壁炉前，抽出一个托盘，拿出一个刚烘好的长方形大列巴，另一只手抱起一个牛奶罐子走出门。

“他们没有时间做晚饭。”丽莎说。

“还是你想得周到。”他夸赞道，领头走进赵刚家。

“赵师傅，你搬来啦？”

“哎，李书记，搬来啦！你看这屋里乱的。爱英，快搬两个凳子。”赵福至从里屋迎出来。

“以后就是邻居了，客气什么！”李德林说。

“祝贺你们搬迁新居。”丽莎把手中的面包、牛奶罐子和腋下的一块白色手工织品放到餐桌上。

“我妻子说祝贺你们乔迁之喜。”李德林解释道。

“谢谢，谢谢啦！”孙爱英用衣袖抹抹凳子，招呼他们坐下。

这个家庭挺奇特，父女之间讲汉语，全家三个人在一起时讲俄语，而那个叫丽莎的阿姨，对外界的交流全部由家人替她翻译，她个人对外界要么不讲话，要么吐露些单个的汉语单词。

赵刚、赵伟没进家门，站在走廊里向李平家张望：李平家的格局与赵刚家一样，里外两大间，陈设典雅。外屋一角立着一只黄色皮沙发，一角是壁炉连着锅灶，中间靠北窗是餐桌，另外一个角落里还有花架和收音机，都覆盖着白色手工织品。

李平旁若无人地走进自家门，放下书包，拿出一把笤帚，清扫起走廊和木台阶来。当她转身要回家关门时，看见了赵刚和赵伟好奇的神情，旋又走出门，从书包里拿出一条红领巾，打开后，双手托给赵刚，“给你，不戴红领巾可不行！老师说爱护红领巾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我自己会找回来的！”赵刚拉着赵伟转身回家。

晚饭时分，外屋的物件也整理完毕了。一张双人床安放在屋角，那是赵刚兄弟俩睡觉的地方。橱柜、锅灶设在东墙边，一张方桌摆在靠窗的地方，是全家吃饭和兄弟俩写作业的地方。

他们的晚饭是丽莎送来的牛奶和面包。孙爱英还特意端上了一小碟白糖。

“好吃吗？”母亲问。

“好吃，比街上卖的好吃。”赵伟说。

“没来前，还以为和个外族人做邻居挺别扭，今天来了一看，这个人家挺通情达理的。”母亲说。

“李书记这一家人在我们换装所是出了名的一家。”赵福至说。

“出了名的？因为李书记有个漂亮的俄国媳妇？”

“不光为这个，这两口子愿逛街、愿打扮、愿跳舞，还愿什么来着……反正跟一般家庭不一样！不过眼下李书记怕是没这心思了，需要装卸的抗美援朝物资太多了……”

赵刚怔怔地听着，明白了父亲这些天为什么总是早出晚归，连搬家的事都一推再推的原因了。

夜里，床头的马蹄表已指向十一点，赵刚躺在床上仍大睁着眼睛，毫无睡意。新地方、新环境，一切都感到新鲜。更主要的是他认识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认识了同校同年级的李平。成年后他才意识到，那晚有生以来第一次兴奋得睡不着觉的真正原因是：从那一天起他结束了顽皮的童年时代，开始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赵刚背着书包走回家。从李平家传出悦耳的手风琴乐曲声，是那首俄罗斯名曲《喀秋莎》，丽莎用俄语附和着。李平正坐在木台阶上看书，金色的夕阳夺目地辉映着她。赵刚正想躲避却又眼睛一亮：那耀眼的书名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赵伟就在此刻从家里走出来，“哥，等你吃饭哪。”

“我在教室打扫卫生来。”

李平抬头用赞赏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知道，这是写战斗英雄的书。”赵刚说。

“你喜欢看战斗英雄的故事？”李平问。

赵刚使劲点点头。

“我家还有很多这样的书，你愿意看吗？”

赵刚又点点头。

“那——跟我来！”李平起身往家走，赵刚紧跟着上了台阶。

“哥，回家吃饭！”赵伟喊道。

“一会儿，一会儿就回家。”赵刚头也不回地进了走廊。

李平的父母背对着门坐在外屋的沙发里。李德林拉着手风琴，丽莎手中织着一块台布，低声合唱着，二人沉浸在优美的乐曲声中。他们蹑手蹑脚进了里屋。

里屋的西北角和东南角有李德林夫妇的大床和李平洁白的小床，上边有松软、宽大的靠枕。东墙边立着一个大书架，放着一个书桌，墙角还有一个精致的梳妆台。南墙边立着两个棕色的大衣柜，上边覆盖着白色的手工织品。赵刚好奇地打量着，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奶香。

李平纤细的手指划过书架上一本本书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牛虻》……都是写英雄的故事书,你看过吗?”

赵刚摇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我看的都是小人书,没看过大书。”

“爸爸教我一边查字典一边看大书。”

“那我也看大书,这些都让我看看好吗?”

“爸爸说,好书要一本一本仔细看。”

“行,我家也有字典,我查着字典仔细看。”他的手迫不及待地伸向书架,抽出了《青年近卫军》,急急地翻阅起来。

外屋的手风琴依旧在愉快地演奏着,那情境将赵刚带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里。

七月初的一个傍晚,赵刚伏在桌子上写作业,赵伟在一旁用蜡笔画图画。有人敲门,赵伟抢先打开门,却一下子愣在那里:门外站着一个人,夹着公文包、身穿雪白制服的公安干警。赵刚也愣住了,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警察有着太多的敬畏之情。正在做饭的孙爱英回身看见了,忙迎上前去。

“大嫂你好。”那警察问道。

“你好,公安同志。”

“我来统计你们家人数,全市要实行城镇户口登记制了。”

“听说了,宣传告示也看见了——小刚,快给叔叔让座。”

“叔叔好!”赵刚敬畏地把书本挪到一边,给警察搬了个凳子。

警察坐下来,摊开本子夹,拿出钢笔开始记录,“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刚,他叫赵伟。”

警察在后两个格子上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都几岁了?”

“我九岁,弟弟七岁。”

警察微笑着看着孙爱英。

“孩子报的是虚岁,大的是 1944 年 6 月 21 日生的,小的是

1945年7月3日生的。”

警察在本子上一一记好。

“大嫂，你们是四口之家吗？”

“是，他爸爸叫赵福至，在铁路换装所上班，1922年4月3日出生的，我叫孙爱英，1923年11月2日出生的，在街道居委会上班。”

“籍贯是哪里的？”

“河北苍山县的，上一辈的就在这儿了。”

警察记录完毕，合上本子，“先登记这些吧。”

“叔叔，什么时候发户口本呀？”赵刚问。

“用不了多久就发下来了，你们这儿是最后统计的地段——大嫂，对门有人吗？”

“李平在家写作业哪！”赵刚抢答道。

“再见了，小朋友。”警察向他们扬扬手出了门。

警察去敲对门时，赵家听见了李平的声音：“叔叔好！”

“快写作业去，愣着干什么。”孙爱英好笑地看着两个孩子。

赵福至还在单位加班，回来吃晚饭时已是深夜。赵刚躺在床上听见父母在里屋说话：

“今天派出所来统计咱家的人数了。”

“干什么？”

“要发户口本。怎么没听说外地也发户口本呢？”

“咱这儿是特殊地区，全市都实行军事管制了，实行户口管理也是正常的事。听说清理外侨的工作也要开始了……”

赵刚想不明白，清理外侨干什么？

七月底的一个下午，那个穿雪白制服的警察又来到赵刚家。赵刚正爱不释手地看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旁边放着小字典。

“小朋友，你家大人呢？”

“爸爸在单位加班，妈妈领弟弟出去了。”

“这是你家的户口本，把它收起来，你妈妈回来后交给她，记住了吗？”

“记住了。”

警察把一本硬壳 32 开本的户口簿交到赵刚手里。赵刚目送着他出了门，把散发着墨香的本子贴到鼻子前闻了闻。翻开第一页标注着户主赵福至，第二页是母亲，第三页是他，第四页是弟弟……

警察这时又回到他家里，“小朋友，你家邻居去哪儿了？”

赵刚摇了摇头。

“等他家回来人，把这个本子交给他们，你能办到吗？”

赵刚点点头，双手接过户口本。等警察出了门，他好奇地打开户口本，只见首页记载着：户主：李德林；出生年月日：1923 年 2 月 6 日；籍贯：山东省肥城县；工作单位：铁路换装所；身份：干部；文化程度：高小；翻开第二页是李平的，上边记载着：姓名：李平；与户主关系：女儿；出生年月日：1945 年 8 月 9 日；身份：学生；再翻一页是空白……

“奇怪，丽莎阿姨怎么没在本子上哪？”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便将户口本小心翼翼地插进了床前的小书架中。随后，他就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

暑假到了，赵刚迷上了那些描写英雄人物的课外书。8 月 9 日那天傍晚，赵刚夹着《古丽娅的道路》从外边走回家，看见李平和妈妈坐在台阶的外侧，向路上张望着。有餐具的碰撞声从李家传出来，赵刚好奇地回头望去，见李家的外屋开着门，李德林和一个老太太在忙碌着晚饭。餐桌已摆到屋中央，上边摆着凉菜、白酒、红酒、格瓦斯饮料和高脚杯。

“叔叔、阿姨们怎么还没来？”

“他们要下班后才能来。”

“费佳叔叔和维卡阿姨白天也不工作呀。”

“就来了。”

“你是刚搬来的小刚吗？”那个老奶奶出来了，倚在走廊边问赵刚。

李平母女循声回望，看见了立在一旁的赵刚。

“这是我奶奶！”李平骄傲地说道。

赵刚望着裹着小脚，穿着灰色大襟褂子的老奶奶，怯声问道：“你是小平的奶奶？”

“是啊，小平就一个奶奶呀！”

赵刚不好意思地笑了。

“虎头虎脑的，几岁了？”

“九岁了。”

“比小平大一岁，显得懂事多了。”

“叔叔阿姨好！”李平欢叫道。

赵刚回头望去，一对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女走近木台阶。丽莎很亲热地挽住那个被称作刘阿姨的女人，“刘大姐”。

“来啦，刘部长、江处长。”李平奶奶招呼道。

“你也过来啦，大娘。”刘部长说。

“孙女过生日，能不过来嘛！”

“是啊，让孩子高兴高兴，我们也过来凑个热闹。”

“多谢你们常挂念着！”李平奶奶客气着。

一对苏联男女走近木台阶，二人盛装打扮，男的身着西装，女的身着连衣裙。

“费加叔叔和维卡婶婶来啦！”又是李平最先看到了。

众人回头，纷纷用汉语、俄语向他们夫妇打招呼，看得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维卡把一个纸盒递给李平，“生日快乐！”

李平扬脸看了看妈妈，丽莎微笑着点点头。

“谢谢阿姨！”李平双手接过纸盒，急切地打开，里面是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啊，布拉吉！”她抖开裙子，按在身上比量着，转起了圈子。木台阶上回荡着她的笑声。

赵刚倚在木垛旁看着这一幕：原来李平的生日是8月9日！

刘部长笑眯眯地递给李平一个牛皮纸包裹，“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李平又抬头看了看妈妈，得到妈妈首肯后，接过包裹，快速打

开：里面是一个穿着纱裙、会眨眼的布娃娃。李平抱在怀里摇晃着，那娃娃一眨一眨地扑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李平欢喜地连声说：“好可爱！谢谢刘阿姨！”

奶奶招呼道：“快进屋吧，德林把晚饭都准备好了。”

客人们踏上木台阶进屋去。费佳夫妇经过赵刚时，亲热地摸了摸他的头，刘部长夫妇经过他身边时也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是刚搬来的小朋友吧？”刘部长微笑着问他。

赵刚点点头。

“你看什么书哪？”刘英又问。

“《古丽娅的道路》。”

“这是本好书！”刘英称赞道。

“没劲！”

刘英夫妇奇怪地对望一眼，“为什么？”

“全是讲女的事，卫生兵！”

“哦，原来你崇拜男英雄啊！”刘英说，夫妇二人笑起来。

李平一手握着一瓶格瓦斯饮料走出来，“妈妈说，给你和小伟。”她兴奋得满脸通红，双手一齐伸向赵刚。

赵刚握着两瓶饮料慢慢走进走廊，看见客人们已就座，丽莎和李德林在忙着布菜，李平拉开烤箱的门说：“该上热菜了！”

李德林慌忙赶过去，“别烫着！我的乖女儿一下午惦记着里面的东西别糊了。”他依次端出烤鸡、烤羊腿等食品，一股股香气冲进走廊里。

在李平家杯盏碰撞声中，赵刚家也开始吃晚饭。兄弟俩边吃饭边喝饮料。对门欢乐的笑声不时传过来，后来又响起了手风琴声，客人们跟着手风琴唱起了优美的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

“她们婆媳俩忙活了一下午。弄了半天就是为了给孩子过生日，来的还都是些高客！”孙爱英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摆的谱是不小，为个孩子值当吗！”赵父也不满地说。

“这个孩子可真是掉进福窝里了，一家人拿她跟个宝贝似的，不像这两个淘小子没人稀见。”孙爱英说着，为了补偿似的，分别

给两个孩子夹了几筷子菜。

第二天黄昏时分，赵刚靠在木台阶上看书。李德林和赵福至下班走近家门。

“听说咱们这儿也统计人数，要发放户口簿？”李德林用疲惫的声音问道。

“是，我也听孩子他妈说了，咱这个边境城市地理位置特殊，又有这么多外侨……”赵福至忽然意识到什么，止住了话题。

赵刚悄悄抽身往家走，他猛然想起了那个警察委托他转送给李平家的户口本。溜进家门儿，他忙去小书架上翻找，翻了半天没找到，他着了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吃饭了，又翻腾什么呢？”妈妈问。

赵刚回头看见爸爸已坐到桌旁，妈妈正往桌子上端包子。赵刚忙洗了手，端坐到桌子旁，心里却在打小鼓。怎么会没有了呢，明明放到书架里了呀？想起警察的嘱咐，又明白了小本子的重要性，赵刚心里一阵阵发急，哪还能吃进饭去，只吃了一个包子就离开了饭桌。

“你这孩子怎么了，不是愿意吃韭菜包子吗？”孙爱英诧异地问道。

赵刚悄悄来到木台阶上，想了想又折进走廊。李平家的门半掩着，李平正在外屋擦桌子。赵刚悄悄招了招手，李平向里屋望了望，随赵刚来到木台阶上。

“……我做了错事，又不敢告诉大人。”

“什么事啊？”李平被他沉重的表情吓住了。

“你们家的户口本叫我弄丢了。”

“户口本——丢了？”李平惊诧地问。

“那个警察叔叔来送户口本的时候，你们家没有人，让我交给你们。我把它插到书架里了，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去告诉爸爸，让他想办法。”李平安慰道。

“不要告诉大人，我，我不敢叫他们知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哦，赵伟！会不会让赵伟拿去了呢？”

赵刚眼睛一亮，“对，我忘了问赵伟拿没拿——你等一下”

父母正在里屋听京戏，收音机里播放着《苏三起解》。赵伟趴在床上看小人书。赵刚进屋晃了晃他的双脚，“到台阶上去！”

“别碰我！”赵伟正看得津津有味，不愿动弹。

“快去，不然以后再也不给你借小人书了！”

赵伟顺从地跟着赵刚来到木台阶上。

“小平家的户口本你拿没拿？”赵刚气冲冲地问。

“户口本？”

“就是这么大、硬壳的本本，放在书架里来。”

赵伟摇着头，“没拿，没看见。”

“小伟，找到户口本我送你一盒蜡笔好吗？”李平哄劝道。

“这几天你画画，用的是什么本子？”李平的话提醒了赵刚，他连忙问道。

“这么长……”他用手比量着。

“在哪儿呢？”赵刚、李平一齐问道。

赵伟“噫噫噫”跑回家，赵刚和李平紧跟在后面。赵伟趴到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盒，从里面拿出一个本子来：果然是那个户口本。赵刚一把抢过来，只见土黄色的封皮上，用五颜六色的蜡笔画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小人。翻开里面，每一页都涂得五颜六色，有啼叫的公鸡，吃草的山羊、奶牛和马匹。赵刚愤怒至极，举起硬壳本“啪啪啪”敲打着赵伟的脑袋。赵伟捂着脑袋“哇”地哭出了声。

他们的父母从屋里跑了出来，齐声问道：“怎么啦？”

赵刚也“呜呜”哭起来，把户口本递给了父亲。赵福至翻着看了看，不禁火冒三丈，抄起墙边的笤帚就向小哥俩抽打去，“成天给我惹祸，我叫你们惹祸！”

孙爱英翻了翻户口本，也知道孩子们惹了祸，索性进了里屋，任凭赵福至教训孩子。

“住手，住手吧！”李平跑回家叫来了父亲。李德林夺下了赵福至的笤帚。